（封面）

第二次握手

注：以下页码是指在本章中的页码，而非在全文中的页码，全文无页码。

（第1页）

第一章

深秋的首都，天气宜人，阔叶树都落了叶，露出疏稀（稀疏）的枝桠。公园和高楼大厦旁的松柏，却分外显得苍苍郁郁，遥望香山，像蒙着洁白的沙（Korrektur纱）幕，绰约地显出浅红色的蜿蜒起伏的身影，那该是千棵珠（Korrektur朱）红的像火喷发的枫树吧！

黄昏时节，夕阳远卧在香山，给巍峨的雄伟的前门城楼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辉，满天是浓郁的绛红色、酱紫色的晚霞，一朵朵一缕缕地像姹紫嫣红的花朵和飘带……

前门城楼下，各种各样的小汽车川流不息，人群像激水（流）一样喧哗欢笑，交织成一幅繁华热烈的画面。

我要讲的小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这是一九五九年深秋黄昏的时节，一辆流线型“莱茵河”牌小汽车在车水马龙的前门大街驶过，它深兰（Korrektur蓝）色的身影，悄悄地缓慢地转进一条小街，在一条小胡同附进（Korrektur近）停下。

轿车后门打开后，一位穿呢质军大衣的高个子消瘦的身材的男子站了出来，他朝四周望了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拂了拂银白色的头发，我们在微弱的街灯下可以看见他的闪闪发光的上校、肩章和红十字的领章。

（第2页）

“喂，小星星”，军医上校俯身朝车窗内笑道：“到我家去坐坐吧？师母一定很想你。”

“下次来吧，苏老师”，窗口露出一个姑娘的脑袋，她眨眨眼睛笑道：“师母一定更想念您呀！”她想了想，奌（Kurzzeichen点）奌头，“苏老师您回家休息吧！代我问师母好！”“莱茵河”牌小汽车喷出一股烟雾，静静地驶去，上校也转身走入小巷的深处。

上校穿过小小地（的）北京四合院，踏上自己家门前的阶梯，柔和的灯光，透光窗上的窗纱洒了出来，收音机的声音传到了小院里，上校站住侧目倾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現（Kurzzeichen现）在报告新闻”，一位男播音员圆润悦耳的声音。

“中国医学代表团在以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务研究所所长吴阶平院士、付（Korrektur副）团长中国军事医学院研究药务研究所付（Korrektur副）所长苏冠兰教授率领下，今天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代表团访问了阿联酋、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友好国家。代表团一部分成员在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助河内医科大学，为促进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作出了贡献。”

“代表团团员兰锡钺教授，钟蕙润教授、萬（Kurzzeichen万）究九教授、吴孟超副教授、宋鸿剑付（Korrektur副）教授等也同机回到北京。”

“人还没到，收音机先报信了“，上校微微一笑，接着推开房门走到家里。

（第3页）

“冠兰，你回来了！”苏冠兰的妻子叶玉菡惊喜地扑了上来。教授深情地抚摸着妻子的手，在玉菡洁白的发头（头发）上轻轻一吻。

“爸爸回来啦！”……教授的两个孩子从屋内奔了出来，像 一样欢笑着、喧叫着，扑进父亲的怀里，爬在父亲的肩上，教授蹲下来，舒开两臂搂住两个孩子，无限慈爱地亲吻着两个的嫩的小园（Korrektur圆）脸。

“疼，爸爸的胡子……”，五岁的儿子苏惠躲闪着叫道。“我要爸爸”，七岁的女儿苏平却把小脸紧紧地偎依在父亲的面颊上。“我不怕，再不让爸爸走啦……”

教授摸摸自己上唇两撇剪的整齐的、威严的雪白的胡子，不禁笑出声来，他问两个孩子：“爸爸出国几个月，你们想爸爸吗？！”“想，我最想！”苏惠争先叫道。

“我比弟弟还要想”，女儿叫道，“妈妈比咱们更想哩！妈妈瘦啦！”教授瞥了妻子一眼，玉菡却无声欣慰地笑了。

“爸爸你从国外带回什么好吃的东西来啦？”儿子忽然睁大眼睛问。

“爸爸出国干革命去了，不是去玩，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做母亲的嗔怪道，“别赖在爸爸的身上，看把军衣都弄邹（Korrektur皱）了，快下来。”

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把两个孩子扯开，她（他）俩朝餐桌奔去，抢着摆设饭碗，玉菡接过丈夫的军帽，又替冠兰脱下大衣，温柔地说：“快换了衣服（第4页）吃饭吧！都等你好久了。”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今天上午所上打来了电话，我忙着炒菜做饭，累得可够呛。”

“宋以哲吗？他怎么知道了？”

“说是鲁政委告诉他的。”

“嗯，鲁宁同志……”苏冠兰推开中房门，走了进去。四合院的房一般都不宽敞，教授和妻子見（Kurzzeichen见）面的房间是兼作餐厅的客厅，他此刻走入的是兼作卧室的书房，实验所在东洲是有几座宿舍大楼，上校却不愿住进去，从来到北京的第一天起他就住在这栋普通的四合院。

书房不大，有四五个书柜，两张沙发，在沙发环绕中是一张小圆桌，桌上陈设着一家精致的座钟和一面蚕形镜子，临院中有一个大窗，窗栅上是玻璃；窗外吹着一付（Korrektur副）湘妃帘；窗下摆着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上放着一架“熊猫”牌收音机、文件夹、文具盒和一架袖珍英文打字机……

一切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显示出女主人的勤劳和洁癖。教授微笑着奌（Kurzzeichen点）奌头，从小圆桌下拖出一张小凳，一面脱皮鞋，一面对着小镜，镜中映出一个清晰的脸庞，削瘦，自背（卑），严峻端正的高鼻梁，明亮的眼睛，威严雪白的胡子，宽阔而突出的额头……

（第5页）

“哎，玉菡！”上校提高嗓音向隔壁问道：“我才五十岁，为什么头发全白了？连眉毛胡须也是白花花的？”

“我怎么知道？”叶玉菡在白雾中炒完最后一个菜，她被呛的，一面笑着，一面回答。

“你是个病毒学家吗！我的付（Korrektur副）教授。”

“别取笑啦！我想大概是个遗传吧？爸不是也很早就白头了吗？另外，用脑过度，与心情郁闷也有关係（Kurzzeichen系），解放前些几十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教授刚将右脚换上脱（Korrektur拖）鞋，左脚的鞋带还没解开，却忽然听到窗外有一奌（Kurzzeichen点）动静，侧脸一瞥，透过湘妃窗帘，可以看到一位女客人从大门走进来。

“她是谁？”教授心里掠过一丝惊疑：“怎么有点面熟的？”

这是一位身材很高，身形匀称略微上了年纪的女子，她穿着华贵的兰（Korrektur蓝）色西服，敞领内衬着洁白的沙（Korrektur纱）巾，披着长长的柔软的卷发，两手揣在衣袋里，静静地端立在院中，显示出非常端正不凡的气宇。她那美丽的脸庞上，渗出冷峻而严肃的神情，加上白脚和莹润的皮肤使她很像古希腊的女神。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一对黑莹莹又亮晶晶的深邃的丹凤眼，显得沉默，深思，忧郁……

“我一定认识她”，教授不住的寻思，可为什（第6页）么，硬是想不起来她究竟是谁？”

隔着小院，与苏家对门的是中央水利电机工程师刘述一家。此刻，工程师恰好推门走出来，到屋檐下去取自行车，他和女客人碰个对面。

在苍茫的暮色中，刘述看见一位美丽得惊人而又冷漠的女客人，很觉意外，不料女客人微微一笑，有礼貌的奌（Kurzzeichen点）了奌头，啟（Korrektur启）齿问道：

“请问，苏冠兰先生住在这里吗？”

“是的，不过他出国去啦。”

“我刚才見（Kurzzeichen见）到一位身材很高的军医上校，走进这里来了。”

“军医上校？那一定是苏教授！”工程师连忙答道，“我也听说他今天回国，他就在对门那屋里，您请上他家找他吧。”

“谢谢”，女客人奌了奌头。

“她是来找我的？可是……”教授满腹疑虑，思绪如麻。

女客人目送刘工程师推自行车走出大门，这才收敛了笑容，缓缓转过身来，她微邹（Korrektur皱）着眉心，凝視（Kurzzeichen视）着苏家透出灯光的门窗，她似乎思索了片刻，终于迈着滞缓的脚步，慢慢地朝苏家门前走来，院中一株高大的梧桐早落光了叶子，零星的叶子在她脚下沙沙作响……

“她是……原来就是她！”教授暮然想了起来！一刹那教授惊疑得呆住了，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在他心上狠狠地抓了一把，她（他）使劲咬住下唇，（第7页）按捺住激涌而出的千万重心绪。

饭菜早已摆设好，还不見（Kurzzeichen见）苏冠兰出来，叶玉菡有一奌（Kurzzeichen点）不高兴，“又被什么迷住了”。她轻轻推开房门，看見丈夫俯身凝視（Kurzzeichen视），双手搭在左脚皮鞋上，脸朝窗外一动也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外面有什么呀？”她推开房门，立刻看見了端立在台阶上的女客人。

“啊，您……”玉菡连忙在毛围巾上揩了手，迎上去笑道，依照北京习惯，两个不相识的人，如果一方以“您……”开启话头，另一方应该做自我介绍，可是女客人却没有这样做，她深邃地望玉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啊，请问，苏冠兰先生住在这里吗？”

“是啊，您是……？快请进来，屋里坐”，玉菡热情说道，同时伸手让道。

“啊……不，不……”，女客人迟疑的摇头。

“看您走到门口，还客气什么呀？”玉菡依然坦率而真诚地邀请到（Korrektur道），她握客人的手，暗暗地吃惊，她觉得女客人的手那么圆润、柔软，然而是那么冷冰冰，像霜雪一般。

“不，我不能进屋坐啦，另外还有事……”

“哎呀，什么事那么急呀？别客气，刚摆好晚餐，咱们一块吃吧！”玉菡心中焦急和猜疑：冠兰（第8页）为什么不出来呀？他明明看見（Kurzzeichen见）这位女客人，也听見了这番对话的呀！这里究竟有什么原因？“不多谢了，我还要有（有要）紧事，汽车在门口等我呢！”女客人缩回冷冰冰的手，缓缓地坚决地扭转身子，走下阶梯。“天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玉菡疑虑重重，百思而难解，她是一个病毒学家，有足够的沉着和敏感，因此，她没有叫丈夫出来。脸上也没有露出任何反常的感情，她伴送着客人，依然恳切而惋惜地挽留着。

客人跨出门槛，默默地停住了脚步，举目凝望满天夕辉的晚霞，在苍茫的暮色中，她美丽的脸庞显得格外洁白、冷峻，两只丹凤眼也显得格外黝黑，深邃……

忽然客人扭头注視（Kurzzeichen视）着叶玉菡，静声问到（Korrektur道）: “请问您是苏冠兰的夫人吗？”

“嗯呀！”女主人茫然答道。

客人迷惘的摇头，垂下目光，沉寂了几秒钟发出一声深深感叹：“……您多幸福呀！”她的语音像秋风吹拂下的荒野，微弱颤慄（Korrektur栗），玉菡的心不禁紧缩了，她还想说什么，可是客人朝她奌（Kurzzeichen点）奌头，迈着轻盈的脚步向巷口里走出，一分钟后，就消失在暮色之中……

第三十一章

（第1页）

竺可桢付（Korrektur副）院长和王金（淦）昌教授步入候机室与苏冠兰夫妇见礼后，在两张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

“大家都坐下吗！”竺可桢院长环视了一眼，打个手势，“怎么都站着？”

苏冠兰夫妇在一条沙发上坐下，吴孟鸿院士傍着王金（淦）昌教授坐着问道：“王老师！您什么时候回到北京的？（”）

王淦昌教授是吴孟鸿早年研究辐射时的老师，这位年纪花甲的科学家，現（Kurzzeichen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付（Korrektur副）所长 ，又兼任莫斯科杜布纳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付（Korrektur副）所长。

（“）我昨天下午乘飞机回来的，听说你要离开北京，竺老师便邀我一起来挽留你的，孟鸿！刚才我们离开科学院的时候郭院长和几位付（Korrektur副）院长吴老、李老、郭老同志一再叮嘱我们务必把你留在首都，干嘛，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孟鸿 ？！（”）

吴孟鸿院士垂下眼皮，默默无音。

“留下来吧！孟鸿！”王金（淦）昌咳了几声皱着眉说：“（第2页）岁月不饶人呀，我们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都已经是古稀老人，你竺老师也七十一岁了，我也六十多岁了，可是我们国家高级科研人才太少了，我们除了繁重的行政工作以外，还得披挂上阵，亲自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搞试验，指导研究生们……你回来了，我们很高兴，你们这代人年令（Korrektur龄）比我们轻，身体比我们强，才能比我们高，学识比我们更丰富广泛，当代第一流尖端技术和理论都是你们发现和掌握的！”

“别这样说，王老师。”

“事实是这样吗！我在杜布纳研究所领着一班科学家搞核试验，仅仅一个‘反西洛马超子’就花了二年。”

“理论上还应该有‘反西洛马超子’，王老师！”

“是啊！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硬是寻不到”，王金（淦）昌用手比划着，“杜布纳研究所里面有一百亿电子伏特的加速器。”

“电子迴（Korrektur回）旋家速器上的功率大小倒无关紧要”，吴孟鸿院士微一笑，“只要有五十五，八十亿电子伏特就够，关键在于能不能选用原子量太小的元素，而且要用名尔式胶版才行，常用的孔斯云雾室是不行的。”

“对！孟鸿，我早在想，要是由你来主持这项实验，‘反西洛马超子’早就解决了，現（Kurzzeichen现）在你回来，党和政府都很器重你，北京是首都，全国主要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都（第3页）是在这里。这里拥有全国第一流的实验设备，你在这里工作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啊！可是你为什么要有呢？多想一想吧！”

“我早想过了！”吴孟鸿脸上毫无表情，“祖国土地这样大，在哪里都可以工作，都可以在科研事业上做出贡献啊！”

“可是高山研究所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吗？”竺付（Korrektur副）院长叶插话了，

“你并不是搞太空辐射的，宇宙线与你毫无关系，你去干，这样能有什么贡献？”

“原子辐射与宇宙无线中的粒子流有很多相似处。”吴孟鸿答道。

竺可桢院士忽然生气了，但王金（淦）昌教授用目光制止住他激动的情绪。

“政府已经决定，任命你为中国科技大学付（Korrektur副）校长，这里给予你伟大的信任和荣誉”，王淦昌语重心长地说：“首都的大学生们和研究生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兴奋得很。在核子物理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中，我们已经开始了宇宙理论课专业讲授，‘吴孟鸿定律’‘吴孟鸿公式’青年们都知道，这是唯一的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科学规律，他们得知你回国了，担任了付（Korrektur副）校长，可以说是欢欣跳跃奔走相告……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位吴孟鸿教授刚回来就走了！”

（第4页）

“他们更加不知道！”竺可桢院长不高兴地加上一句，“这位吴孟鸿教授虽然受过许多老师的辛勤培养，而她現（Kurzzeichen现）在却把培养下一代的责任丢在脑后了！”

“竺老师！您……”吴孟鸿倏地站起来，双颊泛了红晕。

“你还记得我是竺老师吗？”竺院长也站起来大声说（：）“我们国家还这样穷，我们的科学技术还这样落后，帝国主义在猖狂地欺负我们，威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你回来了，党和国家对你寄托了很大希望，我们需要加速发展尖端科学，巩固国防，我们还要自己发展核武器，制造原子弹、氢弹，在这方面，你有非凡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本来可以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可是你却要离开北京，要上山修道。你不感到惭愧和痛心吗？孟鸿？”

吴孟鸿院士使劲咬住咀（Korrektur嘴）唇，胸（Korrektur汹）涌澎湃，不能平静，她仍然倔强地沉默着。

“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广播又响了起来，（“）今天上午十奌（Kurzzeichen点）三十分飞往昆明的第三十九次客机还有二十分钟就要起飞了！请乘坐这次客机的旅客马上登上飞机！”

一位年轻的服务员走进来，向女科学家报道：“院士同志，飞机马上要开，是不是允许我把您的行李送上去？”

“谢谢！只有一只小皮箱……”

（第5页）

服务员将皮箱提上去了，候机室里静悄悄的，人们全站了起来。

“竺老师，王老师，感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是科学家，我具有科学家特有的性格，你们也是科学老前辈了，我相信你们能理解我，原谅我。（”）女科学家避开两位老师的目光，静静地说道：“再見（Kurzzeichen见）了，竺老师，王老师，冠兰，玉菡，还有小星星，我在边地会很好地生活和工作的，请大家放心吧！我也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好意的……”

院士回过身向房门走去。

“站住”，竺可桢付（Korrektur副）院长威严的声音。

老人苍劲而沉重的语音，具有不可抗拒的威严和尊严，吴孟鸿终于停住脚步迟疑转过身来。

“洁琼！我的孩子！”竺可桢老人站在自己的女学生面前，凝视着说：“你说些什么呀！什么叫科学家的特有性格？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害的怪癖和狂妄的自尊心、优越感，在新中国这一套东西是要不得的！”

女原子能专家低下头来，她心乱如麻，她脑海里充满着矛盾和激斗，她害怕在这里逗留一分钟，而每一分钟都会消失她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奌（Kurzzeichen点）勇气。

（第6页）

“洁琼！你难道忘了你父亲是个什么人？忘了一九三三年夏天出国前我嘱咐你的一切了？”

随着竺院长的问话，女科学家恍惚回到了二十六年前金陵女大校长室里——

（“）希望你像你父亲一样，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将来学成以后，要回到祖国来……在任何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校长的话犹如历历在耳。

吴孟鸿埋下头，狠狠咬住咀（Korrektur嘴）唇，强捺住痛苦和迷惘，依然在心里激烈思索着斗争着——

“各位旅客”，广播急叫起来，“第三十九次客机还有九分钟就要起飞了……”广播刺激着女科学家，吴孟鸿又举起了目光。

突然候机室门开了，一位身材魁伟的将军出现在门口。

“鲁政委”，苏冠兰教授和叶玉菡眼睛闪出光彩，鲁宁中将向竺付（Korrektur副）院长和吴孟鸿院士敬礼，匆匆走到苏冠兰身边贴耳低声说：“又有位首长来了！”

苏冠兰走到窗口拉开簾（Kurzzeichen帘）幔，向楼下一瞭，他的心激动得跳出来，泪花模糊了他的視（Kurzzeichen视）线。

在候机室大厦中，停列着许多小轿车，其中有一辆（第7页）闪闪发光流线型高级小轿车——“啊！周总理！周总理亲自来了！”

高等候机室的门敞开了！

身穿银灰色呢大衣的周总理，笑容满面地出現（Kurzzeichen现）在门口，他身后还有许多高级负责同志和科学家们。

“周总理”，吴孟鸿院士急忙迎上前去，紧握住周总理暖洋洋的有力的大手，一股热流从总理手中传到院士手中，一时传遍她全身，热泪涌上她的双眼——“周总理，你也来了”，竺院长也走上前去。

周总理依次又与竺可桢院长、王淦昌教授、苏冠兰教授和叶玉菡付（Korrektur副）教授握手，总理还亲切地问了问叶付教授的健康情况。

苹果绿的窗幔完全开了，金黄色的阳光洒满客厅，到处是热情的欢笑、欢乐的喧哗……

陪同总理前来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国家科委付主任范长江、武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付院长吴有训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员负责人严济慈院士、林锫院士等。

还有：

杨召茏 李国平 华罗庚 茅以升 赵忠尧

梁思成 金善宝 熊庆来 朱浩 林钧才

钱三强 张哲钰 吴啟（Korrektur启）直 张维 候（Korrektur侯）得封

（第8页）

候（Korrektur侯）宝章 冯友兰 钱学森 黄家驹 张含英

还有：

兰锡纯 慧文和 杨立力 贾立波 冯栋梁

陈天地 钟啟（Korrektur启）勋 周永镇 何洋慧 熊冷涛

颐震潮 赖传声 杨秉宋

郑断丸 朱原明

侯佑堂、童尔昌、吴孟超、宋鸿渐付（Korrektur副）教授等等。周总理与竺可桢、苏冠兰等人握手以后，又回过头来，把手伸给吴孟鸿院士，笑着说：“孟鸿同志！我代表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特地前来看望你。”

“谢谢总理！”女科学家再次紧握住周总理温暖大手，热泪夺眶而出，激动地连声说道，“我一定留下来，留在北京，留在伟大祖国的首都，留在周总理身边，留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永远永远不分离！”

“很好！很好！（”）周总理红光满面，慈祥地微笑着说：“对！应当留下来，和同志们在一起，你看！孟鸿同志，同志们都关心你爱护你嘛！今天很多老同志、老科学家都来了！”

“也谢谢同志们！”女科学家举目环視（Kurzzeichen视）着四周，（第9页）她把幸福欢乐的目光投给白发苍苍的老院士们、教授们，投给竺老师、王老师，投给鲁宁将军，投给沉浸在激动兴奋中的玉菡和冠兰，投给小星星……

瞧！小星星，刚从门口钻进来，几个老院士的筋骨都被她撞疼了，但一看见是个可爱秀美的小丫头，不但不生气，反而慈祥地微笑了。

“小星星，你跑到哪去了？苏冠兰一把抓住她，“快去把吴阿姨的皮箱提回来！”

“报告苏老师，我早已把那只皮箱抢回来了！”姑娘顽皮地哈哈笑着敬了个军礼。

“好姑娘！真机灵……”苏冠兰教授高兴地拍拍她的脑袋，给她扶正了无沿军帽，鲁宁将军给玉菡夫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会意地笑了起来。

吴孟鸿院士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也笑了，忽然一阵芬芳气味，定睛一瞧，几个带红领巾的少年先锋队将几簇鲜花捧在周总理、聂付（Korrektur副）总理、郭老、竺老和她面前，孩子们红艳艳的健壮的笑脸，正像盛开的鲜花一样可爱！

故事在这里结束了！但是并不是最后的一章，在人类历史上，在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飞跃前进的大道上，在人们永不平静的生活旅途上和斗争道（第10页）路上，永远没有最后一章……

吴孟鸿留在北京了，她和同志们一道留在伟大祖国的首都，留在敬爱的周总理身边，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身边，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她将不断地改造和锻炼自己，并把自己的天才和毕生精力贡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事业。遥望远景，可以看見（Kurzzeichen见）一座原子反应堆，一架架新型的电子迴（Korrektur回）旋加速器，一朵朵雄壮的蘑茹（Korrektur菇）云，这一切都含有女科学家的天才的、勤奋的劳动贡献。

我们在这里描述北京西郊机场高级候机室里的一幕，不是旧故事的结束，而是新生活的起奌（Kurzzeichen点），你看候机室内外洋溢着欢乐的喧哗，到处是美丽的花朵，到处是幸福的笑脸，穿过候机室大窗，是阳光灿烂的金色秋天，远处那绵延起伏的香山，呈現（Kurzzeichen现）出浅红色的淡淡的身影，正是那个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季节……